

讀克勞塞維茲戰爭論雜記

萬耀煌

克氏戰爭論，德文原名 Vom Kriege，法國譯本，改名大戰學理，日人譯本，亦有稱為大戰學理，吾國譯本，則從前多名為大戰學理（如崔壽祺譯本），現多稱戰爭論云，以意義包含之簡括，自以戰爭論三字為明確。

戰爭論克氏成于一八一八年——一八三〇年，克氏歿于一八三一年，歿時此書尚未經最後之校正，作者自認為「一團思想亂堆」。世人目為「讀之者罕，理解之更罕，幾有神話化之感」。魯登道夫則謂：克氏理論，已成過去。形形色色，評論不一，幾若含有神祕性。而為兵學之迷之戰爭論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後毀譽不一致，然時隔百年，尚執東西洋各國之牛耳，為近代戰術典令之濫觴，此則一種事實，無可非議者也。

克氏少耽哲學，自承為「戰爭哲學」之始創者，長軍官學校時，埋頭于戰史及戰爭論之精研，并服膺康德，孟德斯鳩與馬基雅佛利學說，在耶納之役後，曾經聽過康德派可森威達特哲學講演，而當克氏戰爭論起草時，又通為德國思想界受黑格爾支配時代，由黑格爾產生克氏觀念論，由黑格爾產生克氏辯證法，克氏於哲學之外，復以戰史為立腳點，故全書大部分，頗多涉及十八世紀歷年戰爭得失，而于一八一二年以前，拿破崙所以得戰勝之原理，及聯合國軍自是年以降至一八一五年之間。所以得戰勝之原理，均經克氏慧眼道破，氏之學問，既以哲學及戰史為出發點，其言論所以能不偏于事實，亦不偏于學理，吾人并可藉氏之一生治學途徑，得以瞻兵學範圍。

克氏戰爭論凡八卷，第一第二兩卷，純以哲理研究戰爭之本質及學理。第三卷論戰略。第四卷論戰鬥力。第五卷論兵力。第六卷論守勢。第七卷論攻勢。第八卷關於戰爭計劃之闡述。而第八卷戰爭計劃中所推論之作戰目標。其間涉及于同盟軍者，則又適供吾人今日與英、英、蘇、荷并肩作戰之參考（詳見後文）。克氏對於軍事理論上根本問題。否定「永遠不滅的原理」，他認定那些所謂「僵死不變的原則」，為軍事思想貧乏和停滯的象徵，甚至為一敗塗地的直接根源，他以為「任何時代，都有各別的戰爭，亦即有不同的條件，如果有人以哲學原理之見地，隨時隨地研究戰爭理論，則每一個時代，都各有其獨特的理論。」克氏推論兵學建設，復以戰略形式，無論如何廣大，總不足以範圍天才超逸者流，若勉行之，則不免乖戾憤事。又謂學理僅足傳達高等兵術之思想與見解而已，超此以上，則不可能，因原理本不能具有解決高深問題之定式（吾人研究兵學原理時其聽諸），亦無從授以一定不變之方法（吾人從事兵學應用時其聽諸），故學理僅示凡百事物與其相互關係，其出乎規矩繩墨之外者，則任讀者之獨斷活用（吾人研究軍事學校，尤其陸大教學法者其聽諸）。戰爭當實行時，則一視實行者所具之手段，與夫天賦之精神力，而參酌學理，定其決心（吾人研究戰時實用學理之關係者其聽諸）。至其解釋原則，其對於原則之成立及其限度，尤為明斷。克氏曰：原則乃決定行為時之法則，並未有如法律之決定的意思，其中或有如法律之精神及意義，但判斷之際，較之法律，更有適用之自由云云。由以上之學說，所

以能養成德意志軍人不拘方式，發揮天才，讀原則而又不拘原則各特色。其研討戰爭本質，既非如現實派戰略家，祇死守先人之方式，而涉於模仿。又非如主觀派戰略家，徒以自己之思考與理想，而蔑視事實。超乎科學而進入藝術，確能示軍人（尤其近代軍人）治兵學之楷模。

溯自一九一四年——一九一八年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，必將發生世界第二次大戰，論者均謂一由倫敦經濟會議之流產，一由於國際聯盟軍縮會議之失敗。經濟會議流產之原因，下走非經濟專家，不能道其詳，至縮軍會議失敗之原因，則克氏於推論戰爭本質中所謂軍事第一窮極性，第二窮極性，第三窮極性，實有先見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今述克氏之解釋如下：克氏解釋第一窮極性，謂欲使敵底於無力而達到我之目的，必須有較敵優越之兵力，於是彼此相競而不知所止，詳言之，即彼欲保持其程度之威力，而此更求加于此威力之上，及此保有優越之威力，則彼更求有加于此優越之威力，如是彼此競爭，不達于威力之最大限度不止，克氏視此為第一互相作用，名為第一窮極性。至第二窮極性，則以【使敵底于無力】之戰爭行為，其企圖並非片面的，而實為彼我均具之者，因我不能壓倒敵人，則敵人將我壓倒，于是又生相競不止之第二相互作用，而為第二窮極性。根據上文欲期壓倒敵人，必估計敵之抵抗力，而算定於此相當之兵力，但敵情不易明瞭，估計敵之抵抗力，未必確當，因此彼我競爭，其努力之結果，復生第三相互作用，而為第三窮極性，吾人一為回溯，自克氏逝世以後，百年以來，以迄于今，列強軍備競爭之結果，能逃此公例否，吾人可基此以研討【鄰邦兵備及軍制】。克氏推論現實之戰爭，而謂戰爭並非單一或由同時數個決戰而即成立者，實具某程度之繼續時間，其意指人員之徵集、訓練、及資材之徵用，整備等，必須具有相當之時日。克氏又推論戰力，而指出有形的要素之編制，裝備，並統計的要素，如軍之建設，及保持等。克氏又論及補充，以維持戰力所需，如人馬、兵器、材料、糧秣皆是，其意以軍隊所能攜行者，殊有限制，其一部分有時雖可于現地獲得，但多限于糧秣。且限于某時間，而大部分之補充，不得不賴於國內所設之根據地云云。並且有鑑于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莫斯科，輕視給養失敗之經過，因而決定【以軍事為主眼，當以給養次之】之原則。基於克氏上述要旨，及上述範圍原著全文，因而植立吾人今日【軍制】，【軍隊教育】，【後方勤務】，【動員】及【國家總動員】各講座之基礎。

克氏又以兩國民間或兩國家間，敵愾要素鬱積過深時，往往因輕微之動機，勃發意外之結果，因而從客觀上主觀上觀察戰爭之行為，決其為人類行為中常有之偶然作用。其不確實及僥倖，近於一種賭博。其理由則以戰爭行為，常實施于危險之中，當危險時，最重要之心力，為勇氣，例如冒險、放膽，並至暴虎馮河等，此種勇氣之表規，本質即不確實，克氏所以有【撲克】牌之喻，克氏所言如此，吾人徵諸戰史，體諸實驗，亦何嘗不如此，究之是一時的，非永久的。是表面的，非根本的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天下斷無無因而生事，亦斷無憑一時僥倖而即成功之心理，所以克氏雖以戰爭之本質，有類賭博，而戰爭之行為，不能存僥倖之心，故其論戰力，則原始要終，顛撲不破，大意即以有形之戰力作用，與無形之戰力作用，深相固結，緊密有如合金，雖以化學手段，亦不能分析云

云。其於軍事上精神物質兩者相互作用，理解為透闢，打破一切偏重物質，與乎偏重精神之言論。至其論精神要素，以將帥之才能，軍之武德，軍之國民精神三者有相等之價值，不能有所軒輊于其間，尤為論軍事精神要素者具體持平之論，通克氏前後之言論以觀，戰爭本質，可謂為一種科學上之賭博，有克氏樸實說理之學說，所以能養成德意志軍人以笨拙取勝之美德，否則克氏之戰爭論可以不作。

克氏推論政治與戰略，為全書之精彩，而亦為魯登道夫所最不滿之點，以拙見言，兩氏各有其立場，克氏深有感於拿破崙一生之成敗，魯氏則深憤於當時政局，往往以政略擊戰略之時，以致一敗塗地，出發點不同，故言論亦不一致。平心而論，克氏言論，可長可久，魯氏言論，未免一時衝動，克氏之意，固不主張以戰略干涉政略，亦統非以政略犧牲戰略，蓋以兩者各有其分際，兩者亦各有其專才，故克氏深以招致軍人出席閣議，諮詢關於戰爭之意見，為事理之謬誤者，同時亦以政府當局對於軍事須有相當之理解，并以政略之著眼，若合于條理，則政略之效用，及于軍事上，常有利而無害。其看法統非將政略戰略，看作兩事，實主張政略戰略一致，特其步驟有一定程度耳，故其論及戰略事項，以當臨實地適時規定之，于分析政略戰略界限後，深持『統帥獨立』之旨，尤為近世軍制學家『統帥權獨立』之準則。

克氏又以地形之認識，乃將帥應具之性能，每遇一地，即未經踏勘，亦當具有幾何學的想像力。古今中外兵家，無有不注意於地形者，我國孫子之地形篇，腓特烈大王之戰爭大原理，開卷即論地形，可為印證。至克氏反對以冬季為作戰期區分，其言按諸此次蘇德戰爭情形，似不甚合。其論氣象，僅以濃霧及酷寒，為影響於戰鬥及戰略，似已于此次英德戰役倫敦空戰，蘇德戰役莫斯科戰局，有所默契，然其對於氣象，仍未加重視，則與今後航空戰，化學戰，以及火器之發達，日見推進，影響于戰略戰術之前途者，克氏當時似尚未充分料到。

克氏之論攻防，尤其獨具隻眼，他絕不像一般論者把防禦看作與進攻對立，把殲滅戰看作與消耗戰對立，他在進攻中看出防禦，而在防禦中又看到進攻，他以為一切防禦的手段，都將成為進攻的手段，尤其是在戰略上，經常是以防禦代替進攻，與我 蔣委員長年來主張戰略上取守勢，戰術上取攻勢，即守即攻，頗有殊途同歸之慨。而其推論戰略，發明『極點』一術語，尤足堅吾人今日抗戰之信念。原文大旨以攻勢含有所謂『極點』，如超過此『極點』，則攻者失卻優勢，而守者反逐次獲得優勢，不過此『極點』之認識，頗為困難，尤以敵情況不明，估計往往失諸想像，以致往往超過此『極點』而攻者猶繼續不已，此際苟防者能看破而加以反擊，則攻防局勢，將轉變其位置，而勝負改觀，例如防者逐次退避於後方，待敵之攻勢力量超過其『極點』後，加以反擊，其利益自甚偉，至於反擊之機會，克氏列舉為：（1）敵軍出現於國境之場合。（2）敵軍出現于我陣地前之場合。（3）敵攻擊我陣地而經過中之場合。（4）誘敵深入我國土之場合。以上克氏之言，似不啻為我國今日抗戰寫照。人生心理上弱點，往往任舉一事，每不能自信，推前賢言論，與夫歷史事實，則足以堅吾人之信念。今後而後

知 蔣委員長領導吾人抗戰到底實確有所見，吾人將何以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，尋敵人「極點」，以利用此機會乎？

又克氏推論軍集結與分割，似傾向內線作戰。內線作戰外線作戰，本無絕對利害，克氏服膺腓特烈大王及拿破崙之精兵，並身居普魯士，遂不免受環境之支配而傾向內線作戰。管見則以任何時代，無論內線作戰，外線作戰；凡由外線作戰而迫為內線作戰者恆敗，內線作戰而申為外線作戰者恆勝，理由未詳晰，事實上則往往如此。

至克氏推論對聯合軍之作戰，其目標則以小國得強大國家之支援時，通常向其支援者。如為多數國時，則向其利害之焦點。此項目標選擇之理由，實因克氏推論將來戰爭，必有以多數國家為敵國，而于數個戰場行之者，果爾則敵之中心，將視敵人共同之利益何在，求得其共同一致之動作，以為中心，如此則雖多數國可視為單一國，否則仍視為具有目的不同之兩個以上戰爭，我國現聯合于英、美、蘇、荷同盟軍以對軸心國作戰，按克氏之言，正可得一最好例證，克氏又謂聯盟軍作戰，如敵之聯合者，較其自身強大時，當對其最大聯合國加以大打擊。此言也，與上文所謂利害焦點，有所出入，予以補充。但按諸今日狀況，同盟軸心兩方，克氏之言，仍具有暗示之力。此又吾人判斷所不可不知之一條件。

以上不過片鱗雙爪之象言論，自覺管見亦不能有以深切測夫克氏之高深，不過近代兵學，大別為德國法國（法國雖有此次慘敗，然管見總以別有根本原因，非盡戰爭之罪，其名將學問，並不因此而失其價值）。兩派根本思想，若謂其中似有一鴻溝者在，則未免皮相之見，謂予不信，請觀法福煦元帥所著之戰爭論，與克氏之戰爭論，兩大名著對照，默契之點甚多，法國貝隆將軍以法國于一八七〇年以前未能將克勞塞維茲之學說，加以考察，以致戰略上之失敗，愚亦以法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未能將福煦元帥學說，如福氏戰爭論所云，加以考察，以致有此次慘敗，自覺亦不為過言，世人幸勿以成敗之見論兵家也，附述所見，以殿此文。